

<<盛和煜自选集·电影戏剧卷>>

图书基本信息

书名：<<盛和煜自选集·电影戏剧卷>>

13位ISBN编号：9787539940595

10位ISBN编号：753994059X

出版时间：2011-4

出版时间：江苏文艺出版社

作者：盛和煜

页数：281

版权说明：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：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

<<盛和煜自选集·电影戏剧卷>>

前言

一 小时候，想当个天文学家，那是小小少年蓝色的梦。

“文化大革命”来了，我担任我们那个学生组织的战报主编，在发刊词中写道：“造反派的队伍里，又多了个活蹦乱跳的小兄弟！

旧世界的废墟上，又多了个勤勉的清道夫！

什么不要怕？

张某某(我们那个地区的地委书记)不要怕！

刘某某(我们那个城市的武装部长)不要怕！

时机到了，洞庭湖的闸门动了且开了！

湘江的大潮卷得更急了！

我们理想的未来，我们黄金般的未来，就在前面！

” “文化大革命”发展成了“武斗”。

为了保卫“毛主席的革命路线”，不同派别间展开了枪林弹雨的真实厮杀！

我们列着整齐的方队，清一色的十六七岁的少男少女们，蓝白条相间的短袖海魂衫，衬托出青春饱满的胸脯；清一色的苏联四三式冲锋枪横挎在胸前；高唱着由林彪语录谱曲的“兵团战歌”，奔赴战场：“在需要牺牲的时候/要敢于牺牲/包括牺牲自己在内/完蛋就完蛋/完蛋就完蛋/嘿/上战场/枪一响/老子下定决心/今天就死在战场上了！

” 战斗中，我们那个学生组织的领袖被对方的高射机枪打死。

送葬的队伍浩浩荡荡，群情悲愤！

机枪、冲锋枪、自动步枪朝天狂射，鞭炮炸得烟雾腾腾！

队伍最前面是一幅巨大的挽联：“站起是巍巍泰山，倒下是滚滚黄河”。

多少年后，看电视新闻中经常播出国外有的激进组织，为他们遭袭击的领袖人物送葬时的场面，也是群情悲愤！

机枪、冲锋枪、自动步枪朝天狂射！

除了气魄规模略逊于我们那时候，其余的简直是一个翻版。

不禁会联想到人类的生存状态，以及许多关于信仰、哲学等等的问题。

“武斗”结束，声势浩大的“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”开始，“天文学家”被打发去修地球。

二 我插队落户在湘西北一个叫姜家湾的偏远贫瘠的小山村，这里是当年那个盐贩子靠两把菜刀起事。

把湘西北闹得个沸反盈天、飘忽往来的巢穴之一。

听乡亲们说起过红二方面军“扩红”的情形：贺胡子的人在邻村郑家台“竖牌子”(打出旗号)了，一声“打常德去哟！

”成百上千的山民把柴刀、锄头一扔，跟着队伍就跑。

真有点李秀成说农民参加太平军是“蒙蒙而来”的味道。

我们生产队田土分布在周遭的几座山上，大多是称做“斗笠丘”“蓑衣丘”，意即用一顶斗笠或者一床蓑衣便可遮住的小块田土，几乎没有一块一亩面积以上的大田。

而且这些田土大多是“望天收”，老天爷不下雨，就没有收成。

有一年我赶上了闹春荒，没有饭吃，乡亲们就挖葛打蕨度日。

附近方圆百里的葛根蕨菜都挖光了。

有一个人实在饿得不行，趴在井边去喝水，一下栽到井里没有起来。

当时农村兴评工分，出一天工，男劳力10分，妇女劳力8分。

我呢，男劳力使牛打耙、挑担烧炭我干不了；妇女劳力插秧、捡茶籽我干不好。

可是乡亲们仍然给我评了8分，后来增加到9分，而且派工的时候格外照顾我，比如“双抢”时让我留在禾场上晒谷，到集镇上买一捆铁丝回来也算出了一天工。

我们生产队极穷，一个劳动日才值1角3分钱，每年年终分到手的稻谷、玉米、红薯加起来还不够吃半年，大半年的日子都是忍饥捱饿。

<<盛和煜自选集·电影戏剧卷>>

给我评9工分实际上意味着，乡亲们是将自己口里的粮食抠出来，养育着我。

有一次，王伯娘找我借粮，她一家三口，有两个壮劳力，如今却向我开口。

我把粮食借给了她，内心却愧疚万分！

我们县一座大型水库要动工修建了，上级摊派任务，要求每个生产队必须抽调一到两名精壮劳力上工地，自带行李口粮，每天记十二到十四工分，年终回生产队参加分配。

听说别的公社有知青上了水库工地，我也向队里提出了要求。

派我去工地生产队可以节省一个强劳力，而我则可以拿到高工分还无须队里照顾。

这笔账谁都会算，但我们的老队长(村长)担心的是我承受不了水库工地的劳动强度累垮或被退回来。我说可以先让我去试试看。

水库工程指挥部听别的知青说来了一个“蛮会写文章的知青”，便让我去办《水库战报》。

接手第二天，工地塌方，死3人，伤27人。

死者中有一个中学刚毕业的18岁女孩子。

第一期战报上，我为那个女孩子写了一首诗，最后两句是“此去从容慰平生，仰首南山旗正红。

”战报办得不错，我的工分比队里的强劳力还高出20%，这让我第一次悟到了写作可以混饭吃的道理。

那时节，日本首相田中角荣访华。

读到他的自传，里边两个地方让我印象深刻：一个是他妻子与他结婚时约法三章，其中有一条是婚后丈夫可以打她，但不可以用脚踢她。

日本女人的这种思维方式让我惊诧不已；另一个地方就是田中角荣说他还默默无闻时，曾仰望星空发誓，一定要干出一番大成就来！

这让我很震撼。

我也曾仰望星空，生出的却多是浪漫与忧伤，哪有“帝王将相宁有种乎”那般野心？

又是许多年后，读到先哲康德的名言，才知道头上的星空与心中的道德定律是应该拿来敬畏的。

我想，如果星星是宇宙的眼睛，我身所处的重重叠叠的大山在它们眼中当如微尘，而真正如同一粒微尘被命运抛弃在深山峡谷中的我，又怎么能企图与星空对话？

唉，“天地不仁，以万物为刍狗”，这句话的发明者似乎不应该是老聃，而应该是被称之为“老三届”的那一代中国知识青年吧？

那时节，有一首“知青之歌”流行全国，我也会唱。

作者是一名南京知识青年(他因此被当局抓去，险些被枪毙)。

可能是受江南雋永文风的影响，词曲都是一本正经的伤感。

我们湖南的一些知青歌谣则不同，“八月十五是中秋节/我带着婆婆子(老婆)走亲戚/肩上措着糯米糍粑/手上提着老母鸡/丈母娘夸我好女婿/我说丈母娘你莫客气/糯米糍粑是我的血汗/老母鸡是偷来的！

”还有好些知青歌谣，那种戏谑调侃，那种犀利洒脱，那种盐碱水浸泡过后坚硬的生活质感，会让当下好些走红歌星与他们的作品，如青花瓷片般一碰就碎。

我曾经萌发过编撰《知青歌曲100首》的想法，因难度太大而作罢。

三 在那个小山村整整务农七年后，我被招工至一家由上海内迁到我家乡的纺织机械厂。

厂里了解到我当过区文化辅导员，修过枝柳铁路，修过赵家垭水库，参加过农村调查，还帮县水利、农机等部门写过材料，便打算安排我在厂办公室工作。

我说：“我在农村写材料蒙骗过贫下中农，如今又要写材料蒙骗工人阶级，良心上真的很痛苦。

我希望到产业工人中间去。

”于是，我被分到最苦最累的浇铸车间，抬铁水。

说了农村的苦又来说工厂的苦没意思，反正我们浇铸班十几条汉子，除我外，个个都是气力莽壮。

抬铁水、打磨铸件毛刺，都是超强体力活，酷暑天出铁水时，车间温度计都会爆炸。

可每次评选先进生产者，我都榜上有名。

这与文章写得好坏无关，套用章回小说的话说：“这功名可是俺一刀一枪挣来的！”

<<盛和煜自选集·电影戏剧卷>>

” 还是在农村当文化辅导员时，我认识了我的两位恩师诸扬荣与杨善智，他们俩在我们地区文学青年中的名头，无异于俄罗斯文学青年中之托尔斯泰。

可能是看我“孺子可教”吧，他们勉励我好好写作，同时送我一句话，“前世作了恶，这世搞创作”。

这句话的深远意义在以后的岁月中得到了充分展现。

我们浇铸是中班，下午6时上班，第二天凌晨2时下班。

每次下班后，同寝室的青工们会聚在一起打扑克，一直闹腾到天亮才睡觉。

我则把被子掀到一边，趴在铺板上开始写作，我要写一个农业机械化题材的大型歌剧，《金翅膀》。

我是一个爱玩的人，身边伙伴们打扑克叫嚷笑骂，实在是极大的诱惑。

我硬着头皮，坚持写下去。

大概两个多月时间吧，才写完第一场。

拿去给杨老师看，他批道：“对比强烈，堪称虎头！”

可是往下怎么写，我怎么都编不出来了。

杀牛起会，打狗散场，至今，《金翅膀》还躺在我的废稿堆里，飞不起来。

扎扎实实当了两年多工人后，诸老师费了很大的力气，把我调到了常德地区戏剧工作室，正式开始了我的编剧生涯。

四 我的家乡常德，就是“常德德山山有德，长沙沙水水无沙”的那个常德，古称朗州；就是那个写下“请君莫奏前朝曲，听唱新翻杨柳枝”的刘禹锡当过十年朗州司马的地方，又名武陵；“晋太原中，武陵人，捕鱼为业。

沿溪行，忘路之远近。

忽逢桃花林，夹岸数百步，中无杂树，芳草鲜美，落英缤纷……”当然，桃花源就在我的家乡了。

常德又是春秋战国时楚春申君的封地，建有一座春申阁，联曰：“珠履三千要使英雄尽入彀，虎贲百万不教嬴氏独称王”，于文气氤氲中吹来一阵快意雄风！

我出生在常德城的河街，街道的麻条石路面常年被那些挑河水卖的人弄得湿漉漉的。

沈从文先生曾在河街住过两年，我常想，莫非我是踏着先生湿漉漉的脚印走上文坛的？

我编剧是从舞台剧开始的，从处女作歌剧《现在的年轻人哪……》由中央歌剧院上演至今，我写过歌剧、舞剧、京剧、湘剧、评剧、汉剧、滇剧、花鼓戏、采茶戏、花灯戏……我不想开一张清单，来表明我创作了多少作品，多少国家级剧院上演了我的作品，得了多少全国大奖。

原来会，现在不会了，我觉得可耻。

但有三部作品我须简单提及，不是因为其影响，而是因为它们代表了我作为一个剧作家在不同阶段的思考与实践。

这三部作品是，湘剧高腔《山鬼》，湖北花鼓戏(我更愿意把它称之为乡村歌剧)《十二月等郎》，以及京剧交响剧诗《梅兰芳》。

在常德地区戏剧工作室工作八年后，由刘鸣泰老师力荐，我被调入湖南省湘剧院。

作为晋见之礼，我创作了湘剧高腔《山鬼》。

《山鬼》一问世，便引发了全国戏剧界的大争议！

记得在首届中国戏剧节上，由于票太紧张，大会组委会工作人员不得不将自己的票拿出来以满足美、法、德、日本、丹麦等11个国家大使馆的需求。

有很多人问过我为什么会想到弄这个东西的？

我在“全国探索性戏曲研讨会”上的发言回答了这个问题，那篇发言的题目叫做《我不探索》。

不过，我一直以为，文字很难准确地表达思想，特别是艺术思想。

古人说，文章本天成，妙手偶得之”；外国人说，“艺术是偶然发生的”，不必说出个道道来。

但是，自从写了《山鬼》，我的价值观、人生态度、审美取向，特别是艺术的感觉，有一点禅宗顿悟的味道；又似乎掌握了“芝麻开门”的咒语。

噫，难与外人道也！

《十二月等郎》是我为湖北荆门艺术剧院创作的一部乡村歌剧。

荆门那地方毗邻常德，风土人情，甚至语言习惯都极其相似，与他们合作我有一种亲情。

<<盛和煜自选集·电影戏剧卷>>

作品上演后应该说好评如潮,《人民日报》一篇评论文章从关注农民工的角度对它进行了解析,我读得心悦诚服。

虽然我的初衷并不是写农民工问题。

在长期写作实践中我体会到,剧作家可以不是政治家(至于捷克剧作家前总统哈维尔那是特例),但必须是个思考者,思想家。

他在自己的作品中宁肯像“一根会思考的芦苇”那样提出问题而不是奢望着解决问题。

而许多我的同仁们的误区就在于,他们总是下意识地以政治家的身份介入到自己作品中:如我们大批描写改革开放的作品,你会看到里边种种难题都被剧作家解决了。

邓小平都要“摸着石头过河”,我们的剧作家却以为他们掌握了改革开放的“灵丹妙药”!

在《十二月等郎》中,我提出的问题只不过是,中国妇女千百年来等待究竟有何意义?

当然,也有我自己一些感情的流露。

工业化、城市化的进程使得农耕社会建立起来的人际、伦理关系分崩离析,如沈从文所说:“好的习俗和好的女人一样,是要逐渐老去的”,有点感伤。

写京剧《梅兰芳》之前,我则经常想到,一部人类史,多少强大、剽悍的民族或衰败,或湮灭,惟独中华民族能够绵延五千年,且生生不息,我们的民族性格究竟是什么?

写《梅兰芳》时突然感悟到,是水。

梅先生那样一个儒雅的人,软弱的人,不争的人,面对强大的日本帝国,取得了一个人抗战的胜利。

这是和平、澄明、宽容、自信的胜利,民族性格的胜利。

上善若水!

2006年4月,北京京剧院应邀携京剧交响剧诗《梅兰芳》赴德国柏林演出。

我们的演员阵容有于魁智、李胜素、孟广禄、赵葆秀等京剧名家,而与我们合作演出的则是享有盛名的柏林喜歌剧院交响乐团。

这种合作,是两国艺术家的第一次,也是东西方文化交流史上的第一次。

我坐在歌剧院的头等包厢里,看金碧辉煌的剧场已坐满了仪容庄重的德国观众,心中又是紧张又是感动。

演出的钟声响了!

交响乐像水一样漫过来……蓦然,清越的京胡声凌空而起……剧场内一阵骚动,观众彼此交流着惊奇、欣喜的眼光……“祥云冉冉波罗天——”于魁智的唱腔,穿云裂帛而来!

剧场内安静极了,只有京剧之声,从舞台穿越观众席,飞向不远处的勃伦登堡门,在柏林的夜空缭绕……“上善若水……”歌剧院交响乐团的合唱声响起,这些蓝眼睛、黄头发的音乐家们,可曾知道,他们咏唱的是东方先哲最智慧的语言?

我想他们是知道的,不是因为他们发音的准确,而是因为他们演唱的深情……五 我由罗浩引荐,认识了刘文武,认识了张黎。

我们几个与一群朋友,共同打造了电视剧《走向共和》。

不久,魏文斌和欧阳常林两位,以超越常规的方式与速度,将我调入湖南卫视,主要负责电视剧剧本创作这一块。

数年间,我组织和参与创作了《恰同学少年》《血色湘西》等作品,给快乐歌唱着的湖南卫视增添了黄钟大吕之声,也算是不负重托吧。

2005年,张黎力荐,我和冯小刚导演合作,创作了电影《夜宴》。

与小刚的合作如坐春风;当然,我也有张牙舞爪的时候。

小刚坏笑着:盛老师,我发现你两个特点,一是能坚持,二是把握大方向。

我永远不能忘怀的是,《夜宴》遭遇“台词门”后,小刚挺身而出,我从来没有见过哪位导演讲过编剧这样多的好话,我知道他是用身体为我遮挡枪林弹雨。

与吴宇森导演的合作让我见识了好莱坞的工作环境与流程,吴导恭谨谦和,从不疾言厉色。

我看见《赤壁》上映后还保留着我编剧的名字,显然是他绅士风度所致。

转眼间,我一只脚踏入影视圈竟有十来年了,但我始终觉得我很难融入进去,我甚至愿意被他们边

<<盛和煜自选集·电影戏剧卷>>

缘化。

这真是一种很复杂的情绪。

《走向共和》播出后，不论我遇到什么人，官员、商贾、白领、大学生；不论我走到哪里，甚至在洛杉矶、在纽约、在柏林，到处都是热烈的讨论与温暖的目光。

也许是生态平衡吧？

《夜宴》却遭遇了“台词门”。

我曾在博客上发表文章，想以真诚来感动媒体，媒体报以我的却是说我向网友“叫板”！

我终于明白我的错误所在：我将一场娱乐秀当成了学术讨论，身为媒体狂欢的祭品却在幻想唤醒他们的文化良知！

“五音使人耳聋，五色使人目盲”，在这个娱乐化浪潮裹挟一切的年代，我们已经失去了阅读，失去了思考，我为何而写作？

《潇湘晨报》记者采访我时，问，你这样强烈希望与名编剧划清界限，那么你希望人们怎么称呼你？

我不假思索回答，小知识分子！

一个想成为大知识分子的小知识分子。

我不管现代社会如何给知识分子定义，提到这个名词的时候，我脑际里出现的是西哲深邃的目光与先贤凛然的身影。

所以，我希望我的每一部作品都成为女娲补天的一颗颗彩色小石子，去补缀我们中华民族坍塌了的那一块文化天空。

2011.3.4于广州

<<盛和煜自选集·电影戏剧卷>>

内容概要

盛和煜，湖南省常德人。

现为中国戏剧家协会会员，湖南省政协委员，湖南省湘剧院艺术总监，一级编剧。

迄今为止已获得三次政府最高奖“文华奖”（含两次“文华”大奖），两次全国“五个一工程奖”，六个全国大奖及湖南“洞庭之秋”艺术节一等奖，湖南新时期十大文艺成果奖等多次省级以上奖项。

《夜宴》为他的电影、戏剧卷，主要收录了“民间故事”、“蒋经国与章亚若”、“蝴蝶梦(汉剧)”、“边城(舞剧)”、“孟姜女(交响剧诗)”等作品。

其中《夜宴》讲述了：

凶煞之夜，厉帝大摆贺宴。

婉后献上了毒酒，青女献上了歌舞。

他的谋臣，觊觎着王位，静观其变。

这座旷世的宫廷里，权力与欲望的争夺已然拉开序幕。

那曲关于寂寞的歌，让死亡也懂了爱。

于是曲终人散时，王子握住了仇敌含毒的宝剑，君王将他的荣誉和生命都归还于殿前。

那么，仅剩的那条茜素红呢？

还是她早已化作欲望，吞没了一切……月黑之夜，谁饮下那杯毒酒？

煌煌大殿，哪个是夜宴主人？

<<盛和煜自选集·电影戏剧卷>>

作者简介

湖南人剧作家国务院特殊津贴获得者。

代表作品——湘剧《山鬼》舞剧《边城》京剧《梅兰芳》电视连续剧《走向共和》电影《夜宴》。

<<盛和煜自选集·电影戏剧卷>>

书籍目录

电影

夜宴

民间故事

蒋经国与章亚若

戏剧

山鬼(湘剧高腔)——附：我不探索

蝴蝶梦(汉剧)

马前泼水(小剧场京剧)

边城(舞剧)

精卫填海(舞剧)

孟姜女(交响剧诗)

梅兰芳(京剧)

十二月等郎(湖北花鼓戏)

<<盛和煜自选集·电影戏剧卷>>

章节摘录

版权页：1 皇宫广场一个女人沿着长长的甬道，朝前方走去。
越过她的背影，长长的甬道往前延伸着，尽头，先帝寝宫如一头巨兽蹲伏。
宫门前，密匝匝一片黑点。
女人一步步往前走。
前方，那片黑点也越来越大，越来越清晰。
那是五十名羽林卫。
他们黑盔黑甲，神情冷峻，如黑色的岩石，横亘在宫门前，手中的钢剑泛着寒光。
女人在他们面前停下来。
羽林卫一动不动。
他们就这样对峙着。
看不见女人的脸，但从羽林卫的瞳孔中可以看到女人沉默、坚定的身影。
“哗嚓！”
”齐齐一声盔甲响，羽林卫闪出了一条通道。
女人走进宫门。
2 先帝寝宫黑暗之中，厚重的门声隆隆响起，灯光从缓缓开启的雕着蟠龙的大门照进来，映出寝宫内床榻、器具的模糊视像，床旁边一副黑甲在灯光映照下泛着金属的光泽。
女人拖长的身影从门外泄入，影子延伸到盔甲前，又从盔甲的靴子一直爬到镶嵌着面具的头盔上。
镜头长时间注视着笼罩在影子里的面具上。
女人冷漠的画外音：“你撑不起它！”
”头盔上的面具被一只手托起，露出一个男人苍白的面孔。
他的嘴角浮起嘲讽的笑意，一字一句道：“对我不要称你，叫皇上！”
”一丝冷笑在女人脸上稍纵即逝。
她很美，很年轻，高耸的云髻上一根白色孝带格外刺眼。
女人：“让我改口很困难，叔叔！”
”男人似笑非笑，在托着的头盔上落下一吻，说：“它是不适合朕，朕要打一副新的。”
”他将头盔放在盔甲架上，转身向门外走去。
经过女人身边，他在她耳边轻轻道：“江山不待。”
”女人微微颤了一下。
男人走出大门，背对女人道：“封门！”
”两扇大门应声而动，灯光随着隆隆的门声在女人身后收拢。
女人一动不动。
透过即将合拢的门缝，可以看到男人转过身来，望着快要被黑暗吞噬的女人背影，他的脸在徐徐关闭的门缝中越来越窄……男人伸出手臂。
门声戛然而止。
黑暗中，男人的手臂沿着门缝缓缓伸进来，他掌心朝上，托着残存的一缕灯光，停在黑暗之中。
男人的画外音：“嫂嫂！”
”许久，女人的手自黑暗中伸过来，搭在男人的手上。
女人的画外音：“该叫皇后。”
”3 寝宫灯烛煌煌。
光波梦幻般在帷幄、屏风间摇曳浮动，金丝镂空的熏笼里，瑞龙脑散发着紫雾般的香气。
菱花铜镜中——映出女人高贵、冷艳的面容。
也映着她高耸云髻上的白色孝带。
女人开始卸妆。
她先将孝带解下，拿在手中，默默端详一会，轻轻一扔。
然后，将金镶珠排簪从云髻里慢慢抽出，那一头浓密柔软的黑发便如瀑布泻下。

<<盛和煜自选集·电影戏剧卷>>

男人的手从后面搭上她裸露的肩头。

女人微微一颤，但声色不动，将额前的花钿摘下。

所谓花钿，是由金铂、鸟羽、云母片等在额上粘成的的一个小小的、五颜六色的精致图案。

女人摘得很慢，很仔细。

男人的手在她肩头轻轻摩挲。

女人把摘下的花钿放在一个玉碟中，将手朝梳妆台琳琅满目的化妆品伸去。

男人的手更快，在她之前将一个精致的小葫芦拿到，放在女人手里。

女人有点意外，但仍不吱声。

她从葫芦内倒出几滴琥珀色液体，轻轻在脸上揉拭。

男人的手由肩头向她锁骨处游动。

女人的手又伸向化妆品。

同样的，男人的手抢在她之前，将一个彩绘小瓶递给她。

女人开口了：“叔叔怎么知道我卸妆的顺序？”

”男人：“岂止是卸妆，嫂嫂沐浴的顺序我都知道。

”他的脸隐藏在灯的暗影中，他的手已经在女人胸前摩挲。

女人沉默半晌——“你哥哥太相信你。

”男人：“先帝暴崩，与我没有关系。

”女人：“太子还在人世吗？”

”男人：“嫂嫂很关心他？”

”女人：“我是他母后。

”男人：“他比你大四个月。

”他的手移向她雪白的乳沟。

女人伸手按住他：女人：“叔叔能不能放过太子？”

”男人：“嫂嫂能不能松手？”

”女人看着镜中自己的手，被自己按着的男人的手，眼中掠过一丝冷光，松开了自己的手。

男人的手顺势滑下去……男人：“朕以为，上苍会保佑我那可爱侄儿的。

”4山涧涧水漫过浑圆的卵石，竹叶纷纷飘落。

马蹄声由远而近，稍许，三骑白马出现，打头的虬髯信使背着黄缎包袱，里边是皇后懿旨，后面是两名带刀护卫。

马蹄踏碎山涧，水花卷起漂浮在水面上的竹叶向四周溅起，久久，水面才恢复平静。

<<盛和煜自选集·电影戏剧卷>>

编辑推荐

版权说明

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, 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: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